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 第九回 蓄異志南省括資財 勘參案上房通賄賂

話說張蔭桓發往軍台之後，袁世凱也以知交在前，不能拯救蔭桓為憾，只道私送一程，也表自己深意。不想端王仇恨張蔭桓，較諸榮祿尤甚。你道什麼原故？因榮祿仇恨蔭桓，不過一時之氣；若是端王，更暗中鼓舞，實欲借榮祿的手要殺他。聽得袁世凱替張蔭桓向榮祿處說情及往車站送行一事，心中直怒不可遏。原來端王平日最恨西人，大凡說到「西法」兩字，已如眼中釘刺。自康無謂鬧出這案件之後，引得京中紅頂白鬚之徒，也有個顛顛倒倒的，因此越加仇恨。

湊著那張蔭桓是天天講外交的人，更觸端王之忌，那日把蔭桓充發，方恨不能把來殺了！忽然聽得袁世凱替他說項，又送他行程，如何不惱？便請那剛毅到府上商議道：「孤自從得兒子立作大阿哥，本不久要做太上皇的，你道京中官僚，那一個不畏忌？那張蔭桓，是與康無謂同一路走，正是死有餘辜。

偏那不識好歹的袁世凱，還與他說情免死，實在可惡。孤要奈何袁世凱，奈他在榮祿手上。那榮祿是太后的姪子，正在得權。

孤若與榮祿相鬥，只怕觸怒太后，連我兒大阿哥的地位也不穩。

你道有什麼法子呢？」剛毅道：「這話很難說。想在下前者召見之時，因太后要升遷袁世凱，在下恐失太后之意，故不敢說他壞話，只稱袁世凱是好的，奈北洋用人緊要，不宜他調。這等話實是陽為贊頌，陰為阻撓，故太后易於中計。若說到榮祿的壞話，自古道：疏不間親，卑言不高。在下固無此力量，就是勉強說來，反露出破綻，於事有礙。王爺總要見諒才好。」

端王道：「俺的兒子雖然是大阿哥，將來盡要登位的，但俺自下只望早一點於執權。今不能奈何一個袁世凱，可就難了。」

剛毅道：「我們做事盡要順著老太后，才易得手。你看六十五六歲的人，差不多像風前之燭，到太后歿時。卻再商議。」端王道：「我的兒子不是太后歿了就做皇帝的。盡待皇上年之後，這時俺也老了，留落兒子，也不知別人如何擺弄。怕將來被袁世凱那廝得權，他目中還有我麼？」剛毅道：「不是奈何袁世凱不得，但俗語說得好：不著僧面著佛面。只為榮祿還在，若有什麼爭執起來，總令色太后過不去。到那時，怕反把我們的事弄壞了。王爺不可不計較。」端王道：「老剛，你也說得是。但榮祿目下已與俺有些意見，怕在太后跟前擺弄起來，連俺兒子一個大阿哥的地位還站不住呢。故目下總要想點法子才好。」剛毅聽了，翹首搔耳，半晌才道：「這等法子。也木容易。」

端王道：「我素知你是有人奉頌的。又沒什麼人旁竊聽，沒說什麼話，只管說就是了。」剛毅到這時，已深知端王的心事，即道：「除非是自行大志才使得。但目下洋人最可惡的，只怕朝裡有點事，就要來干涉了。盡要尋一個下馬威，給外人看了，知得我們厲害，那時還有那一個敢說別話呢。只是王爺秉政未久，恩威未布，且連年賠款去得多，所以庫款又困，實不能行得大事。現門下只想得一個計較在此，不知王爺願聞否？」端王道：「那有不願聞的道理？快些說，快些說！」剛毅道：

「門下正管戶部尚書，綜理財政。請王爺設法，以稽查各省財政為名，令派門下往東南各省調查財政，好提多些款項入京。到各省時，一面又宣佈王爺德意，兼探各疆臣意見。到京時定有把握。」

端王聽罷，鼓掌大笑道：「孤不是識錯人的，早知你老是個有本領的人。這個計較，足見多謀足智。就照此行事便是。孤明日即奏保你老前往，想你老必不辱命。若得成功，定有重報。」剛毅又道：「這件事，只合門下與王爺得知，千萬不要對別人說起。」端王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。」說罷，又談論一會，剛毅方才辭去。

次日，端王即到軍機入值，稱說年來自中東戰後，財政困難，須派員往東南各省調查財政，所有羨餘及陋規與一切盈餘款項，須涓滴歸公。這等語，當下朝家聽得，亦以此說為然，便問派那一人前往才合。端王道：「財政殷富，莫如東南各省。欲往該各省等處調查，惟剛毅最為合式。」朝家此時以剛毅是戶部尚書，調查財政是其責任。但他以協辦大學士方在軍機，事務亦繁，便以此意與端王商酌，要在戶部中另揀一人前往。端王恐派了別人，不似剛毅是自己心腹人較為得力，便道：「此行不過三數月便可回京，原不礙事。且剛毅曾任江蘇巡撫，又署過兩江總督，又任過廣東巡撫，故東南各省情形，惟剛毅最合。若改派別人，怕不像他認真。」朝家以端王所言確有道理，便立發了一道諭旨，著剛毅前去。那剛毅接得此諭，立即與端王商妥，然後請訓起程而去。

慢表剛毅起程之事。且說榮祿自從與端王有些意見，故凡端王一舉一動，無不留心。這會聽得派剛毅南下，即請袁世凱到來，問端王派剛毅南下，是何用意。袁世凱道：「卑職料端王此舉必有所謀，只目下究難揣測，但總不外要盡收財政大權，握在自己手上，是無疑了。須待他到了各省，提得財政若干回京，那提回的財政，又如何安置，便知分曉。」榮祿道：「他此行必經天津，我們如何招待他才好？」袁世凱道：「這自然要不動聲色，極意歡迎，以安其心。若他提款回京時，料端王必有舉動。到這時，不可不防。」

那日，剛毅已到天津，榮祿與袁世凱只循例款宴，外面備極歡迎，也不根究剛毅調查財政的用意。剛毅亦不說出，在天津過了一夜，即乘輪南下。已抵蘇州，這時東南各省官場，聽得剛毅奉命調查財政，已打一個寒噤。因當日太平無事，凡管理財政中人，或未經奏報，由大吏開銷去了，或由經手人中飽虧空去了。故剛毅一到，正如喪家之狗，各自打算。所以各衙庫局所司道人員，倒與上司商酌，今日由那處請宴，明日由這處請宴，紛紛向剛毅奔走。

那剛毅總不知道各員用心，只道：「大小各官，倒是承順自己，將來有什麼大事，不怕他不是自己心腹。可見此行不負端王所托了。」還是他有一個隨員，喚做式鈞，畢竟乖覺的人，早覷出他們的意。即與蘇州各衙署局所的人員相會，倒說道：

「剛中堂此次南來，實承端王爺之意。因北京裡頭，是要辦理一切改革的事，正需款項使用，你們總不可違他的意。且你們須自問財政帳目何如，若查察時有點不方便，不如先允提若干，交剛中堂帶回京去。且兄弟盡可在剛中堂面前替你們說項說項。」各員聽了，無不歡喜。因自忖：「無論提去若干給剛毅，還是把一筆數作正開銷，何苦計較，也免他將借調查財政之名，苦來盤詰。」便一面拿些款項，向他隨員打過手眼，又拿一筆大大的款，暗中給了剛毅作為孝敬。然後當面與剛毅商量，在那一局提若千萬，在那一所提若千萬。在江蘇一省，差不多要提去三四百萬不等。

剛毅這時，一來自己得了好意，二來他那位隨員，又得各官饋送，天天在剛毅面前，說蘇州官員能得知王爺與中堂的德意，未經查察已先肯報效，總不可過於挑剔，免失他們的好意。

剛毅就順水推船，答了幾聲「是」。所以到了蘇省，實沒什麼調查，只不過循行故事，挖了幾百萬，剛毅與隨員，又各得有好意，便隨便了事。

自查過蘇州之後，隨後到了江寧。時正任兩江總督的，正是劉坤一。那剛毅早知得劉坤一這人不是好惹的，因忖：「從前端王謀立自己兒子做皇帝，已得太后允肯。後來太后打了兩封電報，詢問江督劉坤一及鄂督張之洞。那張之洞也不敢復答，偏是劉坤一有電阻止，因此謀立不得，只立了作為大阿哥。今這會自己到來，要搜提款項入京，名是調查財政，實由端王主意，怕劉坤一知道時，一定要阻撓自己的了。」故剛毅懷了這個念頭，自到了江寧，也不敢像到蘇州時的趾高氣揚。那劉坤一亦知其意，自聽得剛毅南下，已先令屬員清查款項一遍，把帳目算妥了，待剛毅到了，即稱江寧款項，雖有些盈餘，但種種建設，正待支銷，也不容易提得。剛毅這時亦不敢勉強，只在劉坤一面前力言京中庫款奇窮，盡要體諒時艱才好。劉坤一亦覺不好過於抵抗，只略略應酬些少。惟剛毅自念：「一到蘇州，公款已提得數百萬，便是自己私囊也所得不少，料知端王得報，十分歡喜。惟到江寧，獨搜提無多，卻不好報告。」滿意望到了湖北，好像到江蘇時一般，提得一宗大大的款項，然後一並報告端王。

果然那日到了武昌，鄂督張之洞即率屬員迎接。早備下館舍為剛毅暫住。即晚又準備筵席，款宴剛毅。座中都是鄂省大員，如藩臬、學政之類。統計各座中人，都是科舉出身的，自然談經說史。湊著那張之洞又是及第中人，凡國粹舊學，引經據典，差不多

認為第二不准他人認第一的。各員都趨風氣，說得興高采烈。偏是剛毅是個絕不懂得文字的人，任各人談吐出風入雅，總不能答一句話，只像含枚一般，也十分厭煩。正要伸一肚子氣，忽省起張之洞從前有致李鴻章一書，中有一語，說是「名馳八表」。這句話，京中也成了話柄。便故意在身上拿出一個金錶來看，說道：「時不早了，已八點了。」說著，又問張之洞道：「令兄張子青相國，曾在朝房拿出一個金錶來看，昆相國曾向令兄說道：『你老哥只有一表，還不及令弟有八表呢！』這樣說，究竟老兄真有人表否呢？」

張之洞聽了，面紅起來。正要解釋「八表」的字意，忽想起：「剛毅說這些話，分明欲搶白自己的。但自己並不曾開罪於他。」一頭想，已見同座中人，都使個眼色，張之洞就省起剛毅是並不知書的，一般人只談經史，料他不喜歡。但若不答他，似又自己被難倒，只得略說一句道：「『八表』二字，不是小弟創說的，古人曾有詩，說是『八表文同軌』。不過昆中堂少讀一點中國書罷了。」剛毅聽了，更不好意思，又不能再答得出。同座中以剛毅既不通文理，恐越說越不好看，就有各人說別的話解開了。或說京中有什麼新聞，或問他南巡各矢時方能回京，再不敢咬文嚼字。張之洞亦防令剛毅過不去，只是交杯接盞，到夜深而別。

自此剛毅心上很不舒服，誓要認真盤潔湖北財政。這時張之洞正因籌練新軍及辦理漢陽鐵廠，又興創織佈局種種開銷已虧款甚巨，卻未經奏報的。因此也十分恐懼，只令屬員前往拜見剛毅，探他的意思。那時一班局所總會辦，倒防剛毅入京時參劾，也不免紛紛巴結，互相饋送。剛毅因此反得了一注大財，才把清查各局的念頭放下了些。張之洞又打聽得剛毅是最好古玩的，便覓一件玩器送他。你道是什麼玩器？卻是唐太宗御用八個磁碟，可能疊成八層的，分開又可將八個碟子擺列，疊起時，下層卻有一個小爐。遇著寒冬時候，下層燃些炭火，自能使碟上的菜品常常滾熱，又不使炭煙發出，每值炭火熾時，碟上現出紅綠色澤來，十分炫目。這件美器，只道送到剛毅那裡一定喜歡，不想那剛毅是絕不識古玩的。他不過既不能說文，又不能說武，怕被人小覷自己，便混充作是一個識古玩的人。

天天論彝鼎，談金石，好撐架子，附庸於風雅裡頭。不知他因為要充作識古玩的人，已被多少人騙了錢鈔。凡是他的跟人門子，倒串同賣古董的人，天天撒謊來捉弄他。所以剛毅為著「古玩」兩字，已掉了二三十萬銀子了。故這時見了張之洞所送的磁碟，直不知是什麼東西，一見了即說道：「這不是什麼寶貝，近來江西一帶所出的磁器，像這樣子的何止千萬件呢！這不過是新窯造出，好欺弄人，如何瞞得我。」說了，卻令跟人道：「拿去賣掉下（去）罷了。」那跟人心中竊喜，急取了出來，次日拿去尋那真正識玩器的人賣了，也得五千銀子，剛毅如何知得。張之洞聽著，也付諸一笑。還虧各局所的人員，倒結上了剛毅的人情。剛毅亦不再查，只在湖北各局，硬提了三二百萬不等。然後起程，回至江蘇，取道望廣東而來。

這時任粵督的，正是譚鍾麟，本與剛毅有點子交情的，所議搜提各款，自不用勉強。因剛毅南下，所到各省，都是志在搜括款項，惟到廣東，卻又兼查辦一件案情的。因為前任粵省藩司岑春暄，曾具折竭力參劾道員王存烈，故令剛毅順便查辦這案。及剛毅到時，先在八旗會館住下，要清理此案。

原來王存烈當日在廣東，最是個天字第一號的紅員，如善後局，如補抽釐局等，那一處不有他的差使呢。所以在粵十數年，自候補同知，一直補到道員，積資不下數百萬。每夜在楚館秦樓，花船柳舫沒一個不識得王大人的名字。在花舫上，與一個紳士秀才老爹喚做賽霸道的，因爭妓鬧出一件官司，險些被那賽霸道推落水中溺死去了。他那時為著自己是做官的人，此事恐被上司知道，也不敢聲張。後來他所眷的妓，又被賽霸道奪了，就慫恿鴛鴦，鬧出官司，竟把那賽霸道一名秀才老爹革了。他仗著是一個紅員，雖是離衙鬧娼，也不能動彈他，因為他是譚鍾麟的知己，誰敢道他一個「不」字。被岑春暄痛參之後，才順便派剛毅查辦。

那時剛毅聽得他已有數百萬家資，便不動聲色，要訪他的痛腳。後聽得人說：「在王存烈公館附近有一個馬二姑，是與王存烈有點首尾的人。那馬二姑專一包攬巨案，勒索重賄，求王存烈打點。至於所得重賄，三七二八，什麼除頭，局外人那裡曉得！」那剛毅暗忖：「拿著馬二姑勘問，不怕真情不出。」

那時，又不怕王存烈不來說項。」便發一個下馬威，派人拿了馬二姑到來，留在八旗會館內。正如天雷霹靂一樣，這時各人方知道為查辦王存烈參案一事。

因剛毅初到時，絕不曾提過王存烈一案，及見馬二姑被拿之後，不特王存烈吃驚，便是譚鍾麟也有不樂。因岑春暄參折內，也稱王存烈與譚鍾麟是狼狽為好的，那譚鍾麟如何不驚？

故王存烈即飛奔往謁譚鍾麟，求他設法。一面又托人要關照馬二姑的口供。不知剛毅自拿了馬二姑，只囚在一處看管，許久也不訊問，只候王存烈到來關說。王存烈也知得剛毅用意，不得不略用金錢，自行打點。正是：

豈必千秋垂竹帛，但求黃夜進芭蕉。